

中国日汉学习词典释义方法优化研究

张 科 蕾¹
马 丛 慧

目 录

1. 引言
2. 概念义语义等值
 - (1) 对应选择法
 - (2) 译注法
 - (3) 描述法
3. 附属义语义等值
 - (1) 词义指向性语感
 - (2) 评价性语感
 - (3) 文体性语感
 - (4) 待遇性语感
 - (5) 年龄性语感
4. 结语



图1 单语及双语词典释义过程^[2]

双语词典中对词目提供的对应词的质量决定了该词典的质量。对应词质量如何的首要标准是准确性。对于双语词典而言，准确性体现于等值性，它是词目译文的基本核心和重要前提。这里所说的等值性即是 R·Jakobson (1959) 所述信息与信息之间的等值转换，而不是两语中符号间的完全对等。由于语际间的各种差异，两语中词语表达的概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

黄建华、陈楚祥 (2001) 指出，双语词典词目译文的对等性表现在语义等值、语体等值和语用等值三方面。从广义来说，词义包括概念义和附属义。概念义是词的概念内容，是客观事物的反映；附属义即词的各种附属色彩，包括形象色彩、感情色彩、语体色彩等 (符淮青 1985)。由于语体色彩包含在附属义中，本文中笔者把语体等值并入到语义等值，从概念义和附属义两方面探讨日汉学习词典的词目释义如何做到语义等值，其中也会论及语用等值的问题。

本文以中国国内自主研编的小型、编码型日汉学习词典为主要研究范围，从中选出五部出版时间新、购书网站用户评分高的词典作为考察分析的对象。尝试通过考察发现日汉学习词典在释义方面存在的问题，探讨日汉学习词典的释义方法。

所选词典具体信息如下：

《现代日汉双解词典》. 修订版. 2012年.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收词 4.2 万.

《新编日汉词典》. 第三版. 2012年. 吉林大学出版社. 收词 5 万.

1. 引言

释义是日汉学习词典的基本任务，是编纂工作的重中之重。金庭、川村、前田 (2005) 对日本国内外 20 个国家的 228 名日语二语学习者 (其中中国日语学习者 65 名，占 29%) 进行的词典使用调查结果显示，在使用日语 - 母语双语学习词典时，81% 的学习者的主要查询目的是寻求释义。

不同于以描述词义为主要释义方法的单语词典，双语词典释义的主要方式是译义，因此双语辞典又称为翻译词典或对译词典。双语词典的译义“不是照译原语词典中的解释或定义 (双解词典另当别论)，而是根据原语词的意义，采用恰当的方式译为归宿语中对应的词语”^[1]，即提供目的语中的对应词。双语词典中，作为参考的原语单语蓝本词典对原语词的释义可以辅助译者理解词目语义，是翻译过程中的过渡。单语和双语词典的释义过程区别可图示如下：

1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本论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我国日汉学习词典的编纂研究》(项目编号：15CWJ24) 的阶段研究成果。

《简明日汉词典》. 修订版. 2012年. 商务印书馆. 收词5万.

《标准日汉词典》. 2009年.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收词5.2万.

《实用日汉词典》. 2000年. 上海译文出版社. 收词5.6万.

以上词典在文中简称为《现代》《新编》《简明》《标准》《实用》。

2. 概念义语义等值

“词目的翻译是在静态中进行的，它只反映原语词的概括特征和本质特点，揭示它的语义内涵和所指内容，但不反映某个词语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具体的译文”^[3]。这一认识是指导双语词典做到语义等值的基础。在论及双语词典释义方法时，黄建华、陈楚祥（2001）列举了“等值对译法”“译音法”等10种。本文根据汉日两语言的特点，选取常用于日汉学习词典的三种方法，考察其在中国日汉学习词典释义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方法。

(1) 对应选择法

对应选择法适用于“当原语词的语义域宽、概念大，而译语词的语义域窄、概念小时，或原语词某个义项包含有某些细微的意义差别时，词典编者列举可能的对应变体，以供词典使用者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具体的译文”^[4]。例如：“爱情—①感情；②爱情”“憧れる—憧憬，渴望，向往”“自由—①自由；②随意，随便”（以上释义均摘自《简明》）。

词在使用时的具体意义受到上下文语境的影响，因此，“任何词典编纂者、任何词典，都不能保证为每种可能的用法提供所有合适的对译词，即使他努力这样做了，但由于新的客观情况或由于说话者的创新，总是会产生许多新的用法。词典编纂者的任务是指出有较广泛使用范围的最一般的翻译对应词……”^[5]词典编者不可能穷尽式地列举所有可能出现的对应变体。虽然如此，但下面几点情况是中国日汉学习词典编纂时应注意优化之处：

① 某些词具有普通义和专业义，应分别提供对应词。

例如“さぎ（詐欺）”除具有普通义“欺诈、欺骗”外，还可作为法律用语译为“诈骗”；“えんじょ（援助）”除具有普通义“援助、帮助”外，还可作为

经济用语译为“赞助”；“データ”除具有普通义“资料、材料”外，还可作为计算机用语译为“数据”；“充てる”除具有普通义“充当、用作”外，还可作为金融用语译为“充抵”。部分日汉学习词典在上述词义的翻译中存在问题，应注意补充词目词的专业义对应词。

② 某些词在汉语中具有俗语或习惯说法，应提供相应对应词。

例如“スーパーマーケット”在《实用》中译为“无人（自动）售货的百货商店、超级市场”，《新编》译为“超级市场、自选商场”，《双解》译为“超级市场、超级商场”，而目前习惯说法是“超市”；“コンピューター”只有在《简明》中加入了习惯说法“电脑”，其他几部词典均只提供对应词“电子计算机”；“うどん”在《实用》《新编》《标准》《双解》中均译为“面条”，此译义易误导中国学习者认为该词所指为中国的面条，只有《简明》在对应词中加入了惯用说法“乌冬面”。此类问题在考察的日汉学习词典中多有所见，释义缺失惯用对应词的主要原因或许在于惯用对应词在词典编写时尚未出现，而近年修订时疏漏未加补充所致。词典修订工作应注意释义用词是否与时俱进。

③ 所在语境的使用对象称谓不同，提供的对应词应不同。

例如两院制议会的“じょういん（上院）”“かいん（下院）”在不同国家的称呼不同。如在日本和美国称“参议院”“众议院”，在英国称“上院（贵族院）”“下院（平民院）”，在法国称“参议院”“国民议会”等。考察的日汉学习词典多从“上院”“上议院”“参议院”，“下院”“下议院”“众议院”中分别选择两个作为该组词的对应词。学习者虽然可以根据释义通过其它资料查找到对象国家的对应词，但如果日汉学习词典再多提供一些主要两院制议会国家的名称对应词会减少学习者查找时间，为学习者提供更多方便。

(2) 译注法

R·Jakobson（1959）所述翻译中的等值转换，不仅仅指日汉两语中符号之间的对应，也包括符号和符号组合的等值转换。在无法实现符号之间的对应时，需要通过括注、加修饰语等方法实现符号与符号组合的等值转换。译注法即译义加注释的方法，包括“译名加限定性括注”和“译名加说明性注解”两种情况。

前者为“当译语词的概念大于原语词的概念时，为避免误解，用括号说明加以限定”^[6]，括号说明可置于译名前或译名后。例如：“ながら族—（惯于边听广播边学习等）一心二用的人”“上級—（层次、水平高的）上级、高级”“光輪—（佛像、圣母像头上的）光环”。后者用于仅提供译名，读者可能不明其义时。这类注释大多具有百科性质。例如：“源平—（日本中世的）源氏和平氏（两大武士集团）”“狂言—（日本古典滑稽剧）狂言”“俳句—俳句（由五、七、五共十七个音节组成的日本短诗）”（以上释义均摘自《标准》）。

① 译名加限定性括注

译名加限定性括注的方法体现了在源语与目的语之间进行词汇语义范围对比的理念。词目词与对应译词的语义范围是否一致，这是词典编者在进行对应词翻译时应时刻留意之处。

下面以“あそこ、そこ、呆れる、以下、下級、最近、しでかす、生徒、つい、莫大”十个日汉两语中词目词与对应词语义范围不同、需要加限定性括注的词为语料，考察日汉学习词典在释义时是否使用括注。经观察统计，发现《标准》《简明》《新编》《实用》《双解》在提供上述词的对应词时加限定性括注的数量分别仅为5个、4个、4个、3个、2个，释义准确性尚有欠缺。五部词典全部出现失误的词为“以下”“下級”“最近”“つい”“莫大”。

例如，日语中“さいきん（最近）”意为“現在より少し前のある時。また、少し以前から現在までの間。（说话前不久的某时，或前不久的某时到现在的一段时间）”（《明镜》第三版）。与汉语的“最近”不同，该词在时间轴上表示的是过去的时间，并不表示不久的将来，不能用于将来时，不能用于造句“他们最近要结婚”。释义中应加限定性括注“指过去，不能指将来”。

日语中“ばくだい（莫大）”意为“程度・量などがきわめて大きいさま。多く数量としてとらえられるものについて使う。（程度高、数量多，用于可量化的事物。）”（《明镜》第三版）。例如“莫大な損害”“莫大な財産”，“损失”和“财产”都是可以量化的。而现代汉语中的“莫大”多用于无法明确量化的抽象事物，例如“莫大的信任”“莫大的鼓励”等。两语中该词搭配的不同归根到底取决于语义范围的不同，释义中应在“莫大”前加限定性括注“用于可以量化的事物”。

缺少限定性括注会强化负迁移的消极作用，导致学习者对立目单位的词义理解不到位，错误地认为两种语言的词汇之间存在一对一的对等关系，从而影响到该词的实际运用。解码的错误直接影响到编码能力的养成。虽然考察的十个词中，日汉学习词典在释义后提供的例证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细心的学习者可以从例证中对上述未作限定性括注的信息掌握一二，但例证是释义的辅助，毕竟不如释义能直接明了地提供词义说明，且例证难免有疏漏，很难全面呈现立目单位的所有用法，这样学习者自然难以通过例证判断未呈现的信息是否源于例证的疏漏。例如“最近”一词，虽然例证中未列举该词用于将来时的例句，但多数学习者不会敏感地认为该词不能用于将来时，可能会认为是例证的疏漏。因此，当日语词目词与汉语对应词在两国语言中的语义范围有区别时，为对应词做限定性括注是应引起高度重视的必要方法。

除缺少必要的限定性括注外，笔者发现某些日汉学习词典提供的限定性括注有误。例如日语中“生徒”的释义为“学校・塾などで教えを受ける人。特に、中学校・中等教育学校・高等学校で教育を受ける人。小学校の「児童」、大学の「学生」に対していう（在学校或补习班上课的人，特别是在初高中接受教育的人。与小学生的“児童”、大学生“学生”加以区别。）”（《明镜》第三版）。而《标准》《实用》《双解》对应译为“（中小学的）学生”，括注有误。另外，“しでかす”一词，《双解》提供的日语释义为“してしまう。やっつきのける。（多くは、その結果が悪いこと・困ったことの時に使う）”，其汉语对应词括注译为“（多用于坏事、难事）”，把“困ったこと”译为“难事”是不正确的。

此外引起笔者注意的是，上述考察的十个词中，《双解》提供的汉语对应词有八个都未加括注，正确率只有20%。但日语释义部分除“つい”之外，其他几个词均表述到位。可见双解词典对词目词的日语释义弥补了日汉词典单纯提供对应词带来的某些失误，但考虑到学习者并非在任何场合下都会浏览日语描述性释义，因此，在提供汉语对应词时仍以尽可能提供限定性括注为妥。

② 译名加说明性注解

学习词典非百科辞典，用较大篇幅对百科词条释义不符合其编纂宗旨，但如果对某些词目尤其是文化局限词等只提供对应词恐怕会使学习者不明所以。译名加说明性注解的方法用简短的行文对对应词进行补

充，日汉学习词典在使用该释义方法时应注意优化以下两点：

首先，易引起学习者理解偏误之处应补充说明性注解。即使是百科词条，也存在日语词目词与汉语对应词所指不同，必须加说明性注解的情况。例如日语中的行政区划“県”，与“都”“道”“府”并列为一级地方公共团体，相当于中国的“省”，《实用》《简明》直接译作“县”，不加括注，易误导不了解日本的学习者跟中国的“县”划等号。《标准》《新编》的译法“（日本行政区划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较为正确。

其次，说明性注解的使用旨在帮助学习者大概了解词目所指，因此，注解应尽量表述完整明了，用词准确，易于理解。例如日本内阁的行政机关“省”，《简明》译为“（日本内阁的）省，部”，《实用》译为“（日本内阁的行政机关）省，部”，两相比较，后者更清楚易懂。再如对“短歌”的释义，《标准》译为“短歌（日本传统和歌的一种，由五七五七七形成的五个句子，即由三十一音组成）”，其中的“五七五七七”所指何意让初学者费解，《新编》译为“（由五七五七七，5句31字组成的诗歌）短歌”，日语中的“字”包括汉字和假名，“31字”的表述不准确，这里词典编者想表述的是音节文字“假名”，但并不是所有的短歌都是只用假名书写，因此表述为31个音节更准确，相比之下《简明》的表述更准确易懂：“短歌（由三十一音节，按五、七、五、七、七格式构成的和歌）”。

说明性注解不必过于详细，只为学习者提供百科词条的初步理解即可。如果不能满足需要，学习者可查阅百科辞典等其它资料。

(3) 描述法

单语词典的主要释义方法是描述法，而在双语词典中，只有当译语中无原语中所指对象的恰当对应词时，才采用此法。例如：“浴衣—夏天穿的和服单衣”“七五三—日本为孩子们成长而举行的七、五、三祝贺仪式（男孩当三岁和五岁、女孩当三岁和七岁时，在十一月十五日由父母带领去神社参拜）”“宅配便—送货上门的运输（邮递）业”（以上释义均摘自《实用》）。此方法能够充分揭示词义，但“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语用价值”^[7]，即无法带入翻译行文中使用。例如“宅配便の料金”不能翻译成“送货上门的运输业的费用”而应翻译成“快递费”。“宅配便”在词典

中译作“快递”有语用价值，而译作“送货上门的运输（邮递）业”则无语用价值。双语词典译词的语用价值历来受到学界关注，双语词典中词目“翻译不应是解释，而是以相应的语法形式译出的实用的译文”^[8]，“对应词必须是在译语句子中实际出现的实际词汇单位”^[9]。词目翻译必须做到对等性中的语用等值。对应词是否具有语用价值影响到学习者解码过程的顺利进行，并影响到学习者在母语转化为外语的编码过程中对应词的顺利对接，在学习词典中尤应引起注意。鉴于此，描述法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

由于国际化的快速进展，中日之间交往的加深，许多日语词进入汉语，成为借词。例如“人脉—人脉”“天ぷら—天妇罗、天麸罗”“鉄板焼き—铁板烧”“すき焼き—寿喜烧、寿喜锅”“御宅—御宅族”“爆買い—爆买”等，这些借词为日汉学习词典的词目翻译提供了方便，可以采用先描述法释义，再提供借词的方法。例如《实用》对“天ぷら”的释义为：“油炸（虾、鱼、蔬菜等）食品。天麸罗”。近年来的日语借词虽已在汉语中扎根，但因根基尚浅，难免有学习者只看借词对应词无法弄清词义。描述法释义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词义，提供对应词又做到了语用等值，是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此外还有一些虽非日语借词，但已有惯用译法的词，例如“ゴールデンアワー—黄金时段、黄金时间”“すねかじり—啃老（族）”。同样，这些词也可以在描述释义“（广播、电视）收听、收视率最高的时间。（晚七时至九时）（《实用》）”“靠父母兄弟供给生活费、学费（的人）（《实用》《简明》《双解》）”后提供对应词。上述列举的词例在考察的日汉学习词典中均以描述法释义为主，未提供对应词。这仍是或因疏忽未能译入，或因词典初编时尚未出现目前的借词和习惯译法而未能译入（《实用》《标准》），或因再版修订时未能逐词条检查补充译入（《新编》《简明》《双解》）所致，在今后的词典编纂工作中应注意优化。

3. 附属义语义等值

概念义是语义的核心部分，反映词所标志的客观事物的一般本质特点。而附属义是概念义的附属色彩，从语言运用者角度说，“主要表明运用者的主观态度感情或词运用的交际场合”^[10]；从语言接受者来说，“表示在听取和理解语言运用者讲述的内容之外，从

语言上所接受到的某种印象或唤起的某种感情。它可以是单词所带有的形象、感情色彩，也可以是从这一单词所联想到的印象，在日语中称作“语感”^[11]。语言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社会性语感可分为词义指向性语感、评价性语感、文体性语感、待遇性语感、年龄性语感五类（吴侃 1999）。

双语词典的词目释义，不仅要求词目词与对应词概念义语义等值，还要做到词目词附属义即语感的等值传达。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尽可能从对应词的翻译上下功夫，在提供适用范围广泛的普通对应词的同时，还应提供与词目词语感等值的对应词。除此之外，标签和例证也是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本部分主要通过观察标签和对应词，考察日汉学习词典的释义在语感等值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方法。

(1) 词义指向性语感

词义指向性语感是“因对词所指事物、内容从不同角度的表达而产生的语感”^[12]。例如同样表示“买东西”的“買い物”和“ショッピング”，“前者多指到综合超市购买食品、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而后者多指逛商场欣赏、购买衣服和杂货等自己喜欢的东西，伴随着一种快乐”^[13]，后者相当于汉语中的“逛街”“逛商场”“逛橱窗”。两词所指内容并无不同，但说话者及听话者接受的印象不同。在日汉学习词典中，应在对应词中等值传达出这种语感的不同。

笔者以“大雨⇌豪雨”“サイン⇌署名”“ショッピング⇌買い物”“洗濯⇌クリーニング”“踊り⇌ダンス”五组词为语料，考察日汉学习词典的词目译义对词义指向性语感的呈现情况。通过观察发现，《标准》《简明》《新编》《实用》《双解》对上述语料的词义指向性语感呈现数量分别为2个、0个、2个、0个和2个，数量过少。除“洗濯⇌クリーニング”“踊り⇌ダンス”两组词在《标准》《新编》《双解》中通过对应词“（洗衣店的项目）西洋式洗涤”和“交谊舞、交际舞”呈现了每组中第二个词与同组词的区别外，五部词典对其他三组词提供的对应词均基本相同。“大雨”和“豪雨”均表示雨量大，但前者是客观描述，后者伴随着易引起灾害，给人们的正常生活带来影响的语感，都译作“大雨、暴雨”无法体现该语感差异。“サイン”和“署名”均表示“签名、署名”，但前者有时给人艺术签名、并非必须签署本人真名而可用替代符号的语感，因此公众人物为粉丝签名使用前者，不使用后者，都译作“签名、署名”无法体现该语感。

有些词如“クリーニング”和“ダンス”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对应词体现出其词义指向性语感，但有些词如“豪雨”“サイン”则无法使用对应词简单传达其语感。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在释义后使用括注说明性文字揭示其语感，或专设小栏目对比其与概念义基本相同的同组词的不同语感。

(2) 评价性语感

评价性语感即词的感情色彩，包括褒义和贬义。

笔者以“てぐち”“単純”“めくら”“八方美人”“しでかす”五个贬义词为语料，考察日汉学习词典的词目译义对词目词评价性语感的呈现。通过观察发现，《标准》《简明》《新编》《实用》《双解》对上述语料的评价性语感呈现数量分别为3个、4个、3个、3个和3个，达到半数以上，情况较好。

考察的日汉学习词典多通过括注的方式做到词目词与对应词的评价性语感等值。例如“てぐち”一词，译为“手段、手法、方法”，在对应词前面加括注“（做坏事惯用的）”“（做坏事或犯罪的）”“（干坏事的）”，《标准》《新编》和《实用》还分别补充了贬义对应词“伎俩”和“花招”，使贬义语感进一步呈现，也为学习者提供了日译汉的适当译词，更具语用价值。

未呈现评价性语感的两个词是“単純”和“めくら”。“単純”的一个贬义项“物の考え方やとらえ方が一面的で浅いこと。（《明鏡》第三版）”，除《简明》外的四部词典均译为“单纯”，但“单纯”在汉语中除用于贬义外，还用于诸如“单纯善良”的表达中，伴随“思想纯洁，没有私心杂念”的褒义语感，用于对应词易误导学习者。相比之下，《简明》的译义“考虑不充分，片面浅显”较好地传达了贬义语感。该词的处理也可在释义时保留对应词“单纯”，通过括注的方式注明用于贬义。“めくら”在《明鏡》的释义中表明“目の不自由な人をいう差別的な語”，是指称眼盲人的歧视语，带有贬义，译作“盲人”不恰当，《简明》的对应词“瞎子”做到了语感等值。也可在此基础上再做括注“用于歧视称呼，带有贬义”进一步提醒学习者注意。

可见，为更好地做到词目词与对应词的评价性语感等值，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括注说明和译作同语感对应词的方法之一或两种方法并行。

(3) 文体性语感

文体性语感即词的语体特征、语体色彩，包括书

面语和口语。

日语中最有代表性的书面语和口语是雅语和俗语。雅语是在和歌中使用的较文雅优美的词语，在现代日语中给人一种优雅、格调高的印象。它具有书面语的特性，常被用于正式场合。例如“訪れる（莅临、来访、到访、来临）”“相伴う（相伴、相随）”等。相比雅语，现代日语中俗语具有通俗、品位趋向平民化的语言特点，有时给人缺乏教养之感，常被用于口语，不能用于书面语和正式场合。例如“あてずっぽう（瞎蒙）”“イケメン（帅哥）”等。大部分雅语、俗语都有概念义大致相同的普通词或词组与之对应，下面首先以“でかい⇨大きい”“みみっちい⇨けちくさい”“ちょろい⇨たやすい”“くたばる⇨死ぬ”“滑る⇨落ちる”五组在《三省堂国语辞典（第七版）》中带有“俗”标签的俗语为语料来考察日汉学习词典的词目译义对词目词文体性语感的呈现。

通过对五组俗语和普通词的译义对比观察发现，考察的日汉学习词典均使用语体标签的形式来实现俗语语体色彩的日汉等值转换。五组词的俗语中，《标准》《简明》《新编》《实用》《双解》做出语体标签的数量分别为3个、2个、4个、5个和4个。其中《实用》对所考察俗语全部做了语体标签，《简明》标签遗漏较多，未很好地注意到对应词的语体等值问题。除《实用》外，其他四部词典均未作出语体标签的词是“滑る”。五部词典均做出语体标签的是“みみっちい”和“くたばる”。可见常见俗语较能引起词典编者的注意。但“滑る”并非不常见俗语，《明镜》和《三省堂》的释义均对其做了语体标签，这反映出编者对日版日语学习词典的参考和借鉴有欠缺。

从提供的对应词来看，考察的日汉学习词典中俗语与同组普通词的表述大多基本一致，这是需要改进之处。例如“みみっちい”一词，四部词典译为“吝啬、小气”，与普通词“けちくさい”完全相同，从对应词中无法体现其为俗语的语体特征。而《简明》补充对应词“抠门儿”，是非常到位传神的译法。“くたばる”一词，四部词典译为与普通词“死ぬ”相同的对应词“死”，而《新编》的补充对应词“完蛋”体现了该词的俗语语体。除“完蛋”外，还可补充对应词“见鬼”“翘辫子”等。当然，日语中有许多俗语在汉语中无法找到合适的同等语体对应词，这种情况可采用在普通对应词前加语体标签的方法，但应注意不能提供与词目词语体大相径庭的对应词。例如《双解》中“滑る”的对应词“落第”未免有些偏重

书面语，不宜选用。

雅语在现代日语中的数量并不多，笔者考察了在《三省堂国语辞典（第七版）》中带有“雅”标签的五个雅语“あけぼの”“しのめ”“あかつき”“うたかた”“うたげ”在日汉学习词典中的语体色彩呈现情况，发现只有《简明》对“あけぼの”、《双解》对“うたげ”做了语体标签。从所译对应词来看，虽然“あけぼの”“しのめ”“あかつき”在部分词典中译作“黎明”“拂晓”等偏书面语体词，但由于概念义大致相同的“明け方”“夜明け”也提供了同样的对应词，因此，只靠观察对应词学习者无法发现这几个词之间的区别。而有些词典例如《新编》，在释义“あけぼの”时，使用“=明け方”这样的表述抹杀了两词间的语体差别，更易误导学习者。因此，对只靠对应词无法呈现其语体色彩的词目，语体标签是必不可少的。

除雅语和俗语外，一般书面语和口语在词典中也应等值传达词目词的文体性语感。文体性语感传达的缺失导致学习者在会话和写作中出现用词混乱的现象，例如论文写作中频频使用口语词等。日汉学习词典应通过附加语体标签、译作相同语体汉语对应词等方法呈现词目词的文体性语感。

（4）待遇性语感

待遇性语感即“通过该词的使用，表达出对对方的某种态度，主要是其中所体现的尊敬与否、与对方的亲疏关系等”^[14]。敬语和谦语是最典型的具有待遇性语感的词。下面分别以敬语词“方”“令息”“高名”“なさる”“召し上がる”和谦语词“せがれ”“愚見”“拝見”“いたす”“存じる”为语料，考察日汉学习词典的词目译义对词目词待遇性语感的呈现情况。

通过对词典中语料的释义情况观察发现，日汉学习词典对词目的待遇性语感呈现情况较好。除《实用》《双解》对“存じる”的待遇性语感呈现缺失外，其余均通过标签或括注呈现。在词目译义方面，《实用》对“拝見”的对应词译为“拜见”，该译义欠妥当。“見る”的谦语“拝見”义为汉语中的“拜读、拜阅”，而汉语中的“拜见”义为“拜会、会见（从客人角度说）”，相当于日语中的“お目にかかる”，二者语义不对等，不能互译。

敬谦语体系发达是日语的一大特点，也是日语学习的重点和难点。考察的日汉学习词典的做法较好地

呈现了该知识点,值得肯定。此外,女性语表现出说话人委婉的说话态度,也带有待遇性语感,应在释义时通过标签标注为女性语。雅语、俗语等除带有文体性语感外,也带有待遇性语感。

(5) 年龄性语感

年龄性语感即不同年龄层的人的特有用语体现出的语感,主要有幼儿语、青年用语、老年人用语等(吴侃 1999)。

青年用语多为流行一时的流行词,其稳定性需经过时间的检验,未收入词典中的居多。而老人语的特点为多用音读汉字词(漢語),词典多不做标记。上述两类年龄性用语均缺乏统计条件,因此下面从《三省堂国语辞典(第七版)》中标注“兒”的词中选择“おしっこ”“だっこ”“ねんね”“わんわん”“おつむ”五个常用幼儿语来考察日汉学习词典的词目译义对词目词年龄性语感的呈现情况。

从观察情况来看,除《标准》中“おしっこ”,《双解》中“おつむ”未呈现年龄性语感之外,其他所收词条均通过标签或括注方式呈现。考察的日汉学习词典对词目的年龄性语感呈现情况较好。

以上从概念义和附属义两方面对日汉学习词典词目释义的语义等值性进行了考察分析。除此之外,黄建华(1998)指出,“与一般翻译不同,双语词典应尽可能使用与原语词类相同的译语词。在不同语言中分属不同词类的两个词,是很难视为真正等值的。因为它们所指往往不同,而且在语句中所占的位置也不一样”^[15]。然而由于日汉两种语言的不同语法特征,此指导双语词典编纂的一般理论应用到日汉词典实践中,有时很难做到词目词和对应词词性完全一致。例如“尖る”“優れる”等表示事物状态的部分“第四種動詞”,译作汉语时很难译为动词,多译为形容词。这类词可在词性标注处标注动词,在释义时做用法说明凸显其特点。但此部分词占少数,能译为同词性对应词的应尽量保持词性一致。考察的日汉学习词典在该点存在问题,需要改进。如《实用》中动词“低下(ていか)”译为形容词“低下”不当,应改为动词“降低”。

汉语中词无定类,有时很难单纯靠译词确定词性。而日语中一部分源自汉语的音读汉字词往往沿袭了汉语的这一词性特点,例如“勉強(べんきょう)”译为“学习”,兼有名词和动词词性;“自由(じゆう)”译为“自由”,兼有名词和形容词词性。这部分兼

类词的存在使得某些词在日汉学习词典中的译词词性较为模糊。例证在进一步明确词性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例如“日本語を勉強する”“日本語の勉強”,应根据不同词性分别设置例证。并且,汉语中的某些词兼有不同词性时,词义是不同的。若日语词目词只具备兼类对应词中某一种词性的词义,则须通过词性标签或例证来加以说明,进一步明确其词性和词义,否则易引起学习者学习偏误。例如汉语中的兼类词“制服”,作名词和作动词使用时词义不同。现代日语中的“制服(せいふく)”只能用作名词,对应汉语“制服”的名词义,《简明》对“制服(せいふく)”的释义只提供对应词“制服”而未提供词性标签和例证,会使部分学习者误认为该词还对对应汉语“制服”的动词义。

4. 结语

潘钧(2006)指出,中国日语学习者的长处和短处,在日语辞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从目前的日汉学习词典释义情况来看,该问题仍没有得到充分解决。要解决这一问题,词典编者在了解中国日语学习者特点的同时,必须具有语言对比研究意识。一是日语内部词与其近义词之间的语义对比研究意识。不仅要着眼概念义的对比,还应注意附属义的差别,通过选择不同的对应词或添加标签等方式尽可能呈现词目词的区别特征。二是词的语际间语义对比意识。对于中国日语学习者来说,词的语际间语义对比主要包括汉日同形词的语义对比和英源外来词的语义对比。中国日语学习者的母语为汉语,且大多具有不同程度英语能力,这些原有语言基础在日语的汉日同形词和英源外来词学习中可以帮助学习者触类旁通,发挥积极促进作用,但有时也会导致学习者望文生义,产生消极干扰作用。日汉学习词典应针对学习者的这一特点帮助学习者加强积极的正迁移而减少消极的负迁移。在为“夫妻”“单纯”等汉日两语中概念义相同但附属义不同的同形近义词释义时,可在提供对应词的基础上添加标签、做括注说明或设置小栏目说明附属义的差别,还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例证进一步体现区别特征;在为“ストーブ”“サイダー”等词义不同于英语原词的英源外来词释义时,可在提供汉语对应词的基础上用显著符号标注,提醒学习者注意该词与英语原词词义有差别,或进一步设置小栏目说明词义具体差别所在。日汉学习词典的释义应立足本国日语学习者的特点,结合学习者学习偏误,有针对性地采取

科学的方法。此外，对蓝本词典的释义应参考性地翻译，对某些义项切分不适合本国日语学习者特点的多义词词目应重新切分释义，不能一味翻译。

注

- [1] 黄建华、陈楚祥. 双语词典学导论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05.
- [2] 李明一、周红红. 双语词典编纂导论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139.
- [3] 同 [1], 2001:120.
- [4] 同 [1], 2001:110.
- [5] 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 词典学概论（中译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42.
- [6] 同 [1], 2001:111.
- [7] 同 [1], 2001:117.
- [8] Л. В. 谢尔巴. 俄法词典再版前言 [A], 词典学论文选译 [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72.
- [9] 同 [5], 1981:432.
- [10] 符淮青. 现代汉语词汇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32.
- [11] 吴侃. 日语词汇研究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62.
- [12] 同 [11], 1999:164.
- [13] 買い物とショッピングは違う. 織研 plus ファッションビジネス専門紙「織研新聞」公式サイト.
<https://www.fashionsnap.com/article/2015-04-28/post-360/>, 2015-04-28.

[14] 同 [11], 1999:166.

[15] 黄建华. 改进双语词典的翻译 [J]. 辞书研究, 1998, (4):10

参考文献

1. Jakobson, Roma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 On Translation [C]. (ed.) Brower R. 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59.
2. 大连外国语学院. 实用日汉词典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3. 金庭久美子、川村よし子、前田ジョイス. 日本語学習者のための電子辞書編纂の基礎調査—辞書利用についてのアンケート調査—, <http://language.tiu.ac.jp/aje2005kaneniwa.pdf>, 2005.
4. 潘钧. 中国人日本語学習者が求めている日本語辞書 [A], 日本語辞書学の構築 [C]. 東京：おうふう，2006.
5. 于长敏. 标准日汉词典 [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6. 刘文祥等. 简明日汉词典（修订版）[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7. 吴侃、于长敏. 新编日汉词典（第三版）[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
8. 俞彭年. 现代日汉双解词典（修订版）[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9. 見坊豪紀他. 三省堂国語辞典（第七版）[M]. 東京：三省堂，2014.
10. 北原保雄. 明鏡国語辞典（第三版）[M]. 東京：大修館書店，2021.